

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

[俄] 谢·赫鲁晓夫 著

(下册)

东方出版社

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

[俄] 谢·赫鲁晓夫 著

郭家申 述弢 译

(下册)

東方出版社

© Сергей Никитович Хрушев

© “Время”, 2000

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: книга об отце

根据俄罗斯时代出版社 2000 年版译出。

本书中文版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,由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图字:01—2006—6564 号

责任编辑:崔继新

装帧设计:曹 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/[俄]谢·赫鲁晓夫著,郭家申、述弢译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6.11

ISBN 7-5060-2555-8

I. 儿… II. ①赫… ②郭… ③述… III. 赫鲁晓夫, H. C.

(1894~1971)-生平事迹 IV. K835.127=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7853 号

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

ERZI YANZHONG DE HELUXIAOFU

[俄]谢·赫鲁晓夫 著 郭家申 述 弢 译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30.375

字数:710 千字 印数:0,001—5,000 册

ISBN 7-5060-2555-8 定价:68.00 元(上下册)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目 录

序	谢尔盖·赫鲁晓夫(1)
美国版序	威廉·陶布曼(1)

引 子	(1)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起 步	(9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起步 母亲的回忆 兄长列昂尼德的身世 斯
大林之死 柏林骚乱 从基辅到莫斯科 新的
气象 参观米亚西谢夫设计局 与马林科夫关
系的变化 狠批海军大国梦 初登国际舞台:
日内瓦会议

第二章 加 速	(10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秘密报告背后的秘闻 访火箭专家科罗廖夫
英国之行:图-104 大出风头、“火箭攻势”、丢枪
风波、采购趣闻 该死的 U-2 飞机 铁
托——朋友兼对手

第三章 考 验	(20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比利斯街头事件 波兰局势:转危为安 匈

牙利事件：苏联出兵内幕 苏伊士运河事件
 名将叶列缅科的尴尬 惊心动魄的六月：元老
 派让父亲下台 罢免朱可夫

第四章 突 破..... (316)

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响尾蛇式导弹与中
 苏关系 伊拉克危机 倡议暂停核试验 火箭
 演习 第一次柏林危机 参观扬格利设计局
 尼克松来访：市场风波、厨房辩论 美国之行：
 图-114 飞机、IBM 的自助餐厅、农场主加斯
 特、请柬不翼而飞 艰难的起步 苏联火箭首
 次登月 切洛梅的太空情结

第五章 竞 赛..... (442)

美国间谍飞机一再侵犯领空 莫斯科苦思良
 策、严加防范、击落 U-2 飞机的真相 赫鲁晓
 夫的外交游戏 与“反党集团”的斗争 巴黎首
 脑会议不欢而散 加紧导弹研制工作 枕戈待
 旦，严阵以待 美国的“科隆计划” 俄国农民
 捡到美国“发现者号” 全力支持古巴 亲自参
 加联合国大会 皮鞋风波 P-16 导弹发射失
 败，伤亡惨重 肯尼迪入主白宫，苏交还美飞行
 员 古巴告急 美国人声称将遨游太空；加加
 林捷足先登 宇航英雄凯旋，莫斯科夹道欢迎
 猪湾事件 父亲致函美国总统，入侵者全军
 覆没，保卫古巴任重道远

第六章 危 机..... (540)

裁军问题 德国问题 苏美首脑日内瓦会晤失败 恢复核试验 萨哈罗夫院士坚决反对 环球导弹 太空飞行计划 核动力轰炸机方案被否决 柏林墙危机 美苏对峙,剑拔弩张 苏美首脑建立非官方联系渠道 斯大林遗体迁出陵墓 国防会议——规划火箭研制工作 卡斯特罗号召人民:“祖国或者死亡!” 秘密向古巴部署导弹 新切尔卡斯科工人流血事件 与古巴签订秘密协定,佩尼科夫斯基间谍案 调兵遣将,化装进入古巴 美国连连核爆炸,苏联进行新一轮核试验 阿富汗国王黑海度假 为美国大使回国饯行 苏美部分停止核试验 大批苏联武器运输船抵达古巴 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莫斯科和华盛顿捉迷藏 总统说:“我们遇到大麻烦了。” 美国决定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 为小说《伊万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开绿灯 佩尼科夫斯基的最后一个情报 苏联政府发布备战命令 卡斯特罗紧急要求安理会讨论所发生的危机 苏美海上对峙,战争一触即发 苏船队奉命停止前进 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 美国许诺保证古巴安全 危机期间的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来往信函 莫斯科对驻古苏军的行动严加控制 卡斯特罗要求对美实施核打击 卡

斯特罗拒绝会见苏联大使 卡斯特罗致信赫鲁晓夫 美国同意撤销土耳其基地 卡斯特罗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叛徒 米高扬专程赴古巴游说 美国舰只频频向苏联潜艇挑衅 伊尔-28轰炸机与美国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米高扬受到冷遇,卡斯特罗大发雷霆 美国要求实地检查导弹撤离现场,卡斯特罗断然拒绝 美国坚持在公海上进行检查 苏联同意敞开甲板,让美国人拍照清点 卡斯特罗怒不可遏,中断和米高扬的谈判 苏联再撤出伊尔-28轰炸机 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根据生产原则改组党的机构 危机结束,米高扬返回莫斯科 世人评说 卡斯特罗对苏联的35天访问 卡斯特罗怒斥赫鲁晓夫等人 卡斯特罗在瞄准美国的导弹上签上自己的名字

第七章 结 局..... (844)

重提柏林问题 国防会议决定大批生产洲际弹道导弹 关于兵役制的争论 赫鲁晓夫大谈军队体制改革 中央的人事变化:勃列日涅夫任中央第二书记 五一节口号风波 苏美限制核试验协议 苏美建立热线电话 对越南战争隔岸观火 与美国联合登月的设想 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国内问题积重难返,人们要摆脱父亲 勃列日涅夫主张从肉体上消灭赫鲁晓夫 别墅里的风波 走漏风声,勃列日涅夫举止失

常 帽子的故事 一个时代结束了：“老爷子该休息了！” 为什么父亲不采取行动，进行斗争？

第八章 尾 声..... (924)

对父亲的批判：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 停止改革，恢复旧体制 编造谎言，为斯大林招魂 关于父亲销毁自己档案的传说 我的辩白 反导弹防御系统搁浅 登月计划受挫，H-1 寿终正寝

译后记..... (948)

第五章 竞 赛

美国间谍飞机一再侵犯领空 莫斯科苦思良策、严加防范、击落 U-2 飞机的真相 赫鲁晓夫的外交游戏 与“反党集团”的斗争 巴黎首脑会议不欢而散 加紧导弹研制工作 枕戈待旦,严阵以待 美国的“科隆计划” 俄国农民捡到美国“发现者号” 全力支援古巴 亲自参加联合国大会 皮鞋风波 P-16 导弹发射失败,伤亡惨重 肯尼迪入主白宫,苏交还美飞行员 古巴告急 美国人声称将遨游太空;加加林捷足先登 宇航英雄凯旋,莫斯科夹道欢迎 猪湾事件 父亲致函美国总统,入侵者全军覆没,保卫古巴任重道远

当我们一行来到克里米亚父亲那里时,关于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侵犯领空的事已经有人向他报告了。客人们也都知道了这一不愉快的事件。然而,除飞行线路和大致时间外,确切的情况还不清楚。

飞机是 1960 年 4 月 9 日越过边界的。它由巴基斯坦方面飞

来。探明它的情况时已经有些晚了，它已深入苏联的领空，凌晨 4 时 47 分，离阿富汗边界 250 公里。击落已经不可能……第一批能够超越两万米高的巴维尔·苏霍伊设计的 T-3(苏-9)截击机已开始交付部队使用，但是把它们派到了边境地区，内地关于它们的消息只是耳闻。这时候，U-2 飞机没有遇到任何障碍，已飞临塞米巴拉金斯克。不久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，说从彼尔姆派到那里一架值勤的米格-19，驾驶员是弗拉基米尔·卡拉切夫斯基大尉。他应该在奥尔斯克附近的机场降落加油，然后再去拦截。这样的行动事先必须得到莫斯科的批准。不知为什么他是一个人飞行，而平时执行飞行任务都是两个人一起的。飞机甚至没有飞到奥尔斯克，在靠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便坠落到森林里了。卡拉切夫斯基弹射了出来。但为时已晚。距地面的高度不够，他当场就摔死了。

地方军事当局在下达命令的时候，知道米格-19 一般飞不到两万米的高度，更不用说要打下 U-2 飞机了。因此，他们急忙下令，让偶然停在彼尔姆防空机场的两架过境的装有“空对空”导弹的 T-3 起飞。

两架歼击机是从工厂飞往边境，在彼尔姆停下加油的。

完全有可能拦截住侵犯者，但就是没有汽油，回不了“家”。

塞米巴拉金斯克靶场有自己的机场，但一般的部队飞行员不允许在这里降落，需要专门的“原子”许可证。军区请示莫斯科。那里正值深夜，自然，除防空值班员外，谁也没有找到。

关于侵犯边境的事他已经知道了。

值班人员按照规定，叫醒了防空总司令谢尔盖·比留佐夫，比留佐夫向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报告了来犯者的事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叶菲姆·斯拉夫斯基打电话，

只有他能够越过克格勃，由他个人负责，允许“未经批准的”驾驶员在自己的机场上降落。在他们互相打电话的时候，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，一直到清晨 7 点准许的命令才到达军区。这时候 U-2 飞机已经完成了对塞米巴拉金斯克原子弹靶场的拍摄任务，开始向巴尔喀什湖的方向飞去。那里使它感兴趣的是坐落在萨雷-沙甘居民区附近的防空导弹试验场。T-3 飞机试图追上它，但是没有成功。

防空试验场没想到会有客人光顾，他们那里既没有人值班，也没有完成发射准备的反飞机导弹。试验场没有在编防空手段保护。诚然，有一个试验场刚刚结束新的防空导弹的试验，这种导弹能够把飞机从很高的地方打下来。但是在这两个准备发射的“制成品”安放爆炸物的地方，装着一个测量误差的装置。在 U-2 飞机飞临试验场上空之前的这段时间，已经来不及安装战斗部件了。他们的库房距发射场 100 公里。实验人员突发奇想——向来犯者直接发射，但他们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命中的可能性等于零，而他们又下不了决心白白浪费昂贵的制成品，中止试验。

拍摄完苏联防空技术新设施，U-2 飞机向弹道导弹基地靠近，朝秋拉塔姆飞去。那里也没有做好迎击的准备。飞行员顺利地完成全部任务后开始返航，他越过了马雷，朝伊朗边境飞去。

防空指挥部做了最后的努力，一定要击落来犯者。而且技术上也有这个可能，驻扎在该区的防空团刚刚得到了崭新的 T-3，不过没有装备导弹。当地的能手们想出了解决的办法：他们把米格-19 上的导弹装到古杰里上尉的飞机上，并下令让它起飞。检查一下这架匆匆拼凑起来的飞机的性能如何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U-2 飞机已处在拦截距离的极限，超出了团队雷达的范围。他们请求邻近部队支援。但是他们的报务员与 T-3 一直没有联系上。

结果目标溜走了。

第二个飞行员多罗申科大尉也没有成功,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次了。他起飞时全靠运气,没有带导弹。改装两架飞机时间上来不及。他驾驶新飞机很吃力,当升至 17500 米的高度时,他惊讶地看见了美国人的飞机。它的飞行高度高出多罗申科约 3000 米的样子。克服这 3000 米的障碍没有成功,因为飞行员还没有完全掌握 T-3 的驾驶技术,最后不得不返航归来。追击 U-2 飞机的事到此也就停止了。后来它一直飞到国境线,根本没有人再去拦截。

夕阳西下时,我们的会议已近尾声。客人们纷纷告辞。我和父亲留在了别墅。

我们把来访者送到汽车旁。车开动了,父亲向他们挥手告别,然后我们两个人出去走走。我不能断定说此时此刻我们俩心里想的都是侵犯领空者的事。有半个小时的工夫我们默默无言地走着。

我瞅准机会问道:“防空部队怎么能把飞机放走了呢?”

“睡过了头,”父亲用了一个比较粗俗的字眼。

别的任何细节他都没讲,他不想提这件不愉快的事。我谈了巴尔哈什的遥测火箭,抱怨说,这么重要的秘密设施现在全让美国人知道了。父亲接过我的话茬说:应该在试验场加强防空手段,部署防空导弹,建立飞行基地。

“这些事早就应该办了。现在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,什么时候会再来呢?”父亲说这话时与其说是感到遗憾,还不如说是非常懊丧。

他是那么想教训教训这些无耻之徒,可是现在,机会来了,却

出了差错。不得不再次吞下这粒“苦药丸”。我问：外交部打不打算提出正式抗议？我觉得，既然我们有能力打下侵犯者，那么官方照会就不能看成软弱的证明。

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，在成功地访问美国之后，在巴黎会议之前，一般地说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很难解释向我国领土派遣间谍飞机的原因。他很难设想这种行动会是总统本人批准的。他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？

美国总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。他自己可是相信艾森豪威尔的善良愿望啊！

父亲认为，艾伦·杜勒斯不请示总统就批准了这次飞行。杜勒斯兄弟^①不太把自己的总统放在眼里，这一点他想到了。父亲再次回忆起约翰·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向总统递那该死的条子的事。

父亲开始想：“安德烈·安德列耶维奇^②根本就想不到要给自己的部长会议主席递条子。”父亲喘了口气，然后换成另外一种语气，平静地说：这一切并非偶然。问题决不单单在于情报人员不可遏止的好奇心。有人想在巴黎会议前夕向世界表明我们是软弱可欺的。

“葛罗米柯准备好了抗议照会，一切跟往常一样，”父亲继续说，“但是我们把照会压下了，何必要让我们的敌人高兴呢。”

按照他的意见，抗议起不到积极的作用。不可避免的激烈言辞无助于在巴黎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之道。我们只能陷入对骂之

① 约翰·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，其弟艾伦·杜勒斯则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。

② 指葛罗米柯。

中。他的观点是,抗议只会使美国人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话,而这样必然要造成对立。怎么看都不合算。

父亲认为,再次挑衅的事情不会发生了。对于已经发生的间谍飞行事件,是不是要瞒住总统,艾伦·杜勒斯还拿不定主意。父亲毫不怀疑,这类行为是得不到艾森豪威尔的赞同的。

总之,根据父亲的建议,中央主席团决定不采取外交行动。同时向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下达了严格的命令。命令全军高度戒备;各导弹防空部队进入战备状态,导弹配备到战斗部队,防空歼击机在机场上空 24 小时值班巡逻。像平常那样,我们的准备工作总是马后炮,而不是“未雨绸缪”。

围绕 U-2 飞机这个事件,1960 年 4 月和 5 月有许多事情都模糊不清。

据说,4 月 9 日的飞行,美国人是想拍摄秋拉塔姆的第一个苏联洲际导弹发射设施。这唯一的发射能威胁谁呢。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在最高领导人会晤前拍摄它呢?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·赫脱对自己也提出了这一问题:“我跟所有其他人一样,这些天一直在考虑最高领导人的会晤问题。真正的问题是:情报有多么急需,什么时候得到它最好。从技术的角度看,所选择的这个时期比其他任何时间都好。从外交的角度看,我觉得,由于总统有意不久访问俄国,会出现麻烦。”

5 月 1 日的飞行线路,选择的是 1957 年 5 月已经试飞过的线路。U-2 飞机从白沙瓦(巴基斯坦境内)直飞秋拉塔姆。路线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,更确切地说,朝原子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-40 飞去。沿途要拍摄几个军用机场的照片。普列谢茨克是下一个主要目标。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消息,那里有一个洲际导弹发射场。(我提醒一句:普列谢茨克有两个 7 型火箭发射点,1959 年

12月开始战斗值勤；还有两个打算下一年，即1961年投入使用。）从普列谢茨克到挪威，到博多机场，只是一步之遥。

我怎么也无法相信，侦察这些个地方真的就那么必要，不惜给首脑会议以打击。当然，侦察有侦察的道理，它有自己的、常常是不为别人所了解的规矩。在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材料的基础上绘制出图表，作出评估，也许有人还需要在那上面再标出几个圆点和数字。

把行动的日子定在五一劳动节说明这样干并不那么简单。好像一切都定好了调子：狠狠刺激一下父亲，迫使他暴跳如雷。

当然，也可以接受另外一种观点：节日期间更容易悄悄潜入。是啊，如果这是头一次还差不多。很难设想，因悍然偷越国界被激怒的防空部队会很快地平静下来，再次酣然入睡。

五一节这天，天气暖和，阳光明媚。早饭后我们前往红场；父亲走上列宁墓检阅台，我们的通行证只能到左边的一个观礼台上。这规矩从斯大林时期起就是这样。

8点多钟父亲从楼上下来，脸色阴沉，他显然没有过节的心情。他一声不响地在桌旁坐下，用小勺把茶杯碰得叮咣作响。我们也默不出声，像哑了一样。谁也不问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如果说，他自己会说的。这么大的国家，什么事不会发生，不见得什么事都能在家里说。

例如，直到最近几年前，关于1957年车里雅宾斯克-40核废料爆炸的事我就闻所未闻。我是在父亲去世后从西方书刊上读到的，而且一时拿不定主意：信还是不信。好像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，不会传不到我的耳朵里，可就是没有传到。

……父亲急匆匆地把茶喝完，他想早一点赶到克里姆林宫，因为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已经到齐了。

就是说，发生了某种非同小可的事情！但是什么事呢？

我把父亲送上汽车。住宅大院的砖墙外面正在播放着歌曲，沃罗比约夫公路上的扩音器开到了最大音量。通常节日里父亲总是把大家带到克里姆林宫，这次看来我们只好自己去了。

已经走到大门口了，父亲才透露点消息。

“又飞过来了。还是那个地区。”他恶狠狠地说。

“几架？”我很感兴趣。

“和以前一样，一架。飞得很高。这次还在边界的那一边我们就发现了它。天亮时马利诺夫斯基给我打了电话，大概6点钟左右，”更进一步的情况父亲自己也不知道。

夜间父亲把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接到卧室里。电话机就放在床头小柜上，以备急用。

我们走到汽车旁边。

“能打下来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问得荒唐，”父亲斥责道。“马利诺夫斯基说，他们已经调动了空军，‘第75航空兵部队’已经进入战斗准备。他们保证一定能打下来，只要不错过时机。你自己很清楚，我们的T-3很少，而在这样的高度，导弹作用的半径并不大。一切都要看当时的情况：如果能够遭遇上，如果有这个机遇就好。”他再次重复着国防部长说的话，“如果碰上的话……”

“现在它在什么地方？”我急忙提出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时父亲已经准备上车了，值班卫队长已经把吉尔牌轿车的门打开了。

“在秋拉塔姆地区。一过边境就直奔那里，下一步往哪儿拐，谁能知道？”父亲说罢，便坐进了汽车的前座。

汽车开走了，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。根本谈不上向家里人“吐露秘密”的事。我的心里像猫抓似的：“万一打不下来呢？”

8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红场。检阅台上很快站满了人。年复一年，上面站的总是那些人：将军们，航空及其他国防项目的设计师，部长会议和中央的工作人员。我在人群中寻找中央国防办公室主任伊万·德米特里耶维奇·谢尔宾，我和他是前年夏天在卡普斯京亚尔参观导弹设备时认识的。

他告诉了我最新的消息：来犯者毫无阻拦地飞到了秋拉塔姆，在那里转了几圈，选择了最佳的拍摄角度，然后继续向北飞去。看来它是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去的。谢尔宾估计，和上次不同，它好像无意返回巴基斯坦，而是想直接飞越全境去挪威或者英国。那样的话，它就能够再拍摄下普列谢茨克、阿尔罕格尔斯克、北德文斯克和北莫尔斯克。

结果，间谍用一次飞行便了解到无数的秘密。

“为什么在秋拉塔姆不把它打下来呢？”我很想知道。

谢尔宾只是挥了一下手：“防空部门总是有什么原因。现在他们正在写说明材料。节日……”

事情是这样的：试验场有三个营负责保护，对于这么一个广阔领域来说三个营并不算多。那里根本没有歼击机。

美国飞行员算是走运。是我估计错了，防空部门需要三个星期才能够安顿下来。五一节前一个营撤销了值勤，到了强调规章制度的时候。自然，节日期间没有人上班，战士们都待在兵营内，军官们你西我东，各行其是。飞机从阵地上空飞过，安然无恙，继续前进。另外两个营部署的位置离试验场很远。他们及时地进入战斗状态，现在只能靠碰运气了。但是命运保护了美国人。来犯的飞机已经接近导弹发射的射程距离，雷达信心十足地在跟踪它。又过了几秒钟。又过了…… 但这时飞机调转了方向。鲍尔斯不再向炮火阵地靠近了。接着他朝北面飞去。